

中国大透视

(1956—1992)

姚一泽 卢 晖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目 录

引言	36年再回首	(1)
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上篇 通过误区 (1956 ~ 1976)

“左”的序幕	(7)
一、悲剧，从知识分子开始	(7)
● 春天真的来了吗 (7) ● 百花绽开 (9)	
● 摧花 (12) ● 留下的思考 (15)	
二、“三面红旗”忧思录	(18)
● “大跃进”序幕 (19) ● 农业放“卫	
星” (21) ● 大炼钢铁 (23) ● 跑步进入共	
产主义 (25) ● 碰壁之后的思考 (28)	
三、大寨“大跃进”	(32)
● 全世界农民的“首都” (32) ● 向“天堂”跳	
跃的大寨 (34) ● 大寨红旗的升起 (38)	
● 大寨精神的升腾 (41)	
四、庐山的颤栗	(43)
● 理想蓝图，现实荒野 (44) ● 耿直之言，“反	
党纲领” (46) ● 错估形势，草木皆兵 (50)	

十年劫难 (57)

一、天下大乱 (57)

 • 从《五 · 一六通知》到《十六条》 (57)

 • 从“八 · 一八”大会到全国“大夺权” (61)

 • “全面内战”总爆发 (64)

二、红卫兵运动的狂潮 (67)

 • 红卫兵步入中国政治舞台 (67) • 走向狂热的红卫兵运动 (72) • 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(75)

三、上山下乡：青春与生命的悲歌 (78)

 • 悲歌的序曲 (79) • 血的祭奠 (81)

 • 一支深沉苍凉的歌 (85)

四、文革“逆流” (87)

 • 老师们：二月抗争 (87) • 周恩来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 (91) • “四 · 五”运动：“文革”的丧钟 (96)

五、“文革”中的邓小平 (98)

 • 从总书记到“第二号走资派” (98) • 第二次“出山” (108) • 再次被打倒 (106)

六、十年经济大萧条 (109)

 • 1967 ~ 1968：急转直下 (110) • 1969 ~ 1973：在困境中回升 (111) • 1974 ~ 1976：动荡起伏 (115) • 全局性的恶果 (117)

下篇 柳暗花明（1978～1992）

改革潮	（ 121 ）
一、大包干的降生	（ 121 ）
• “借地给农民”与“省委六条”	（ 121 ）
• 包产到户：农民胆真大	（ 123 ）
• 历史：顺者必昌	（ 125 ）
二、个体户：改革的受益人	（ 130 ）
• 富富富，个体户	（ 130 ）
• 他们抓住了机遇	（ 133 ）
• 改革的亮色	（ 136 ）
• 问题种种	（ 138 ）
三、失业奏鸣曲	（ 140 ）
• 失业者出现了	（ 141 ）
• 改革就会有人失业	（ 142 ）
• 是对还是错	（ 144 ）
四、温州的崛起	（ 145 ）
• 全国瞩目	（ 145 ）
• 温州模式	（ 150 ）
• 温州民间的四大市场	（ 153 ）
五、乡镇企业胆大包天	（ 158 ）
• 怎样走向市场	（ 158 ）
• 生财有道	（ 160 ）
• 胆大包天	（ 164 ）
六、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血路	（ 165 ）
• “特区”的诞生	（ 165 ）
• 特区“特”在哪里	（ 167 ）
• 中央的青睐	（ 168 ）
• 天翻地覆的变化	（ 170 ）

改革的震荡.....	(173)
一、蛇口冲击波.....	(173)
• 争论了哪些问题 (174)	• 全国大论
争 (175)	• 李燕杰、曲啸、彭清一如是
说 (181)	• 没有结果的争论 (183)
二、知识分子出国忙.....	(185)
• 回归，一曲动人的歌 (185)	• 出国原因面
面观 (187)	• 寻找回来的世界 (191)
三、龙年《河殤》纷争潮.....	(194)
• 《河殤》红透半边天 (195)	• 《河殤》宣
扬了什么 (197)	• 再话《河殤》 (201)
四、重新发现毛泽东.....	(202)
• “毛泽东热”又热起来了 (203)	• 毛泽东
热：权威崇拜的社会化 (205)	
改革综合症.....	(209)
一、通货膨胀：千家万户的忧虑.....	(209)
•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30年物价不变 (209)	
• 狼来了 (212)	• “病根”何在 (216)
• 通货膨胀的“后遗症” (218)	
二、’88抢购潮及其之后.....	(220)
• 事出有因 (220)	• 抢购“盛况” (222)
• 大潮之后的疲软 (226)	• 抢购潮后的反
思 (230)	
三、不公的社会分配.....	(231)
• 不公与不均 (231)	• 社会分配不公表现种
种 (234)	• 社会公平的辩论 (237)

四、人口新危机.....	(243)
• 盲流：日益沉重的社会包袱 (243) • “ 截流 ” 与 “ 泄漏 ”：人口数量又剧增 (249) • 文化素质的障碍：“读书无用论”复兴 (253)	
五、东南西北风.....	(255)
• 赌风 (256) • 黄风 (258) • 迷信风 (260) • 摊派风 (262)	
六、九州大筵席.....	(265)
• 筵席盛况 (266) • 吃得贵，去开会 (267)	
• 东 西 南 北 中 ， 吃 喝 在 广 东 (268)	
• 吃喝风探源 (271) • 药方 (272)	
七、中小学生流失多.....	(274)
• 严峻的统计数字 (274) • 失学原因面面观 (278) • 惩罚，就在眼前 (281)	
’ 92大躁动.....	(284)
一、邓小平敢为天下先.....	(284)
• 邓小平其人其论 (285) • 新闻—时事—评论 (291) • 定论：戳钢印的官方会议 (295)	
二、市场经济的魔力.....	(299)
• 经济增长率考察录 (300) • 伟大的战略：创造中国龙 (304) • “ 龙头老大 ” 和 “ 长江明珠 ” (307) • 全国一盘棋 (311)	
三、“换脑筋”与“下海”.....	(317)
• “ 换脑筋 ” 的概念 (318) • 首当其冲：精兵简政，政企分开 (320) • 下海者要学会游泳 (323) • 社会的两难选择 (329)	

四、并非杞人忧天 (333)

 • 深圳股市风波 (333) • 孰喜孰忧 (338)

 • 哲学——形而上 (342)

五、中国万里大打假 (344)

 • “上帝”流血了 (345) • 重利寡义 (347)

 • 打假万里行 (349) • 打假，永恒的主
 题 (352)

六、重奖风 (354)

 • 珠海重奖之后 (355) • 众说纷纭话重
 奖 (357) • 重奖不重 (359) • 肯定人才
 亦需制度化 (361) • 他们要得不多 (363)

后记 (366)

引言 36年再回首

1992年，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一年。

中国说话最管用的人巡视南方，发表重要的谈话，华夏大地大潮又起，改革的步伐在加快，开放的范围大增广，短短几个月内，中国实施了一个大跨度的转折。

有人说：这是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一次机会。

有人说：中国又到了“闯关”的时刻。

的确，自进入90年代，中国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危机：在国内，改革遇到重重困难，经济持续徘徊不前；国际上，东欧剧变，苏联解体，世界充满不确定的因素。中国能否在短时期内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，巩固和发展80年代开创的新局面，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，直接关系到能否为下世纪的经济起飞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，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。

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，现实总要建构于历史的基础之上。回首历史，必然能启迪现实。因此，在这“闯关”的紧要时刻，冷静地回顾一下我们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，是必要的。这

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走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，遭受历史上所遭受过的挫折，更重要的，我们或许能从历史的脉络中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的“良方妙药”，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。



从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1992年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整整36个春秋。36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条路，一条强国富民的建设道路。然而，美好愿望支配下的事实并非全然美好：

大跃进——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，使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元以上。理想的光环在现实中却折射出阴影。

文化大革命——民族的大劫难，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，造成经济损失仅国民收入就减少了5000亿元，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%，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；同时造成了政治、思想等领域的严重危机。中国几乎陷入绝境。

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，终于从恶梦中醒来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果断地中止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口号，从此，中国迈入一个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时期。

14年辛苦不寻常。勿庸讳言，14年改革，硕果累累。平均每年以9%的速度递增的国民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，在苏联、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情况下，我们基本保持

了政治的稳定。当然，14年来，我们有失误，有摇摆，有曲折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条路总算找到了。

路从历史中来，还要向未来延伸。过去的路，我们在摇摆中走过；未来的路，仍要在摇摆中走过。我们不能奢望找到一条十全十美的道路，事实上，摇摆中前进，曲折中发展，螺旋式上升，正是人类社会固有的运动规律。中国的路，只能在不断调节中保持动态的平衡。

回顾历史，思考现实，走好未来的路。这是中国面临的唯一选择，对于已经经历过巨大磨难的中国来说，应多一分忧患，少一分安乐；多一分危机，少一分自得。中国已经耽搁漫长的时光，绝不能再那样耽搁！否则，中国将失去世界，世界将不容纳中国。



既然“透视”，就不能简单地罗列史实。以史为据，面向现实，提出见地，找出规律，这才称得上“透视”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们努力按照“透视”的标准做，尽量避免落于史书的俗套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们显得有点过于“放得开”了，说了一些前人没说过的话。好在“以言治病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本书上篇名为“误区”，其意绝非指从1956～1976这20年中国一直存在于误区之中。事实上，这一时期，尤其是从1956～1966这10年间，中国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诸方面是有很成就的。即使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经济领域的某

些方面也还有所进展。我们无意把这一时期统统定性为误区，只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“误区”作为写作内容而已。但从另一角度说，这20年，成绩是巨大的，失误也是巨大的。尤其十年浩劫期间，成绩相对于失误，几乎可以说不值一提。

从1956年写至1992年，选择这一时期来透视中国社会、中国历史，或许还是首次，不知这能否称得上一种“首创”，或者说是“填补了一项空白”，至少，称得上是一种“尝试”吧。

上篇 通过误区 (1956 ~ 1975)

“左”的序幕

一、悲剧，从知识分子开始

小引：

使命神圣，命运坎坷。几千年来，使命与命运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总是存在巨大的反差。他们在为人类呼唤文明和进步的同时，却又往往成为痛苦的先觉者。

1956年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应该春天真的 是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来了吗？ 1月14日至20日，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

知识分子问题会议。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宣称：知识分子的“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”周恩来同时指出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安排，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；要充分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；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及待遇。

4月28日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：“‘百

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，艺术问题上‘百花齐放’，学术问题上‘百家争鸣’。”

5月2日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：“现在春天来了嘛，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，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”，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，这就叫‘百花齐放’。……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，春秋战国时代，二千年前那时候，有许多学说，大家自由争论，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…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，各种学术思想，正确的、错误的，让他们去说，不去干涉他们。李森科、非李森科，我们也搞不清，有那么多学说，那么多的自然科学，就是社会科学，这一派、那一派，让他们去说，在刊物上、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。”

5月26日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、社会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《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》的讲话，系统地阐述了中央提出的方针。他说：“我们所主张的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，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，有辩论的自由，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，有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。”又说：“贯彻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的方针，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，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，去掉骄傲自大，坚持谦虚谨慎，尊重别人，团结一切愿意合作和可能合作的人。同时广泛地学习知识，对古今中外、对朋友、对敌人，都要批判地学习。”

一系列会议的召开，党的领导人一系列讲话的发表，尤其是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的提出和系统阐述，在文艺界和科学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，饱受旧制度压抑之苦、对

新政权充满热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确信：寒冬已经过去，春天业已到来！

春天真的来了吗？

在“双百”方针的鼓舞下，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科学文化事业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开始大胆发言：肃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，照搬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缺陷，甚至党的领导体制中存在的问题，都统统被提了出来。表现得最为活跃的，首推文艺界。

1956年4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一篇题为《在桥梁建筑工地上》的小说。小说描写了建筑队长罗立正和工程师曾刚之间的矛盾冲突。罗所关心的不是改进技术，建筑高质量的桥梁，而是不在政治上犯错误。曾有专长、有热情，想提高技术、节约原料，使产量翻番。小说对苏联人进行改革的愿望加以称赞，并同中国部分领导干部不愿改革进行了对比，批评了官僚主义否定改革的思想。小说中罗队长这样回答工人的批评：“中国有中国的特点。比方说，在苏联，可以批评领导，在中国就不行……要批评，也得局里批准。”

9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一篇题为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的小说。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林震随身携带一部嘉丽娜·尼古拉耶娃的著作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》，要模仿书中女主人公娜斯嘉，娜斯嘉为提高产量，与官僚习气和因循守旧进行了斗争。林震努力想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，但在实践中却老是受阻。这部小说突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倾向。

这些小说的发表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，也引发了一些争论。1957年1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》的文章，声称：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……作品渐少起来了，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。”对文艺领域的“百花齐放”提出异议。压力虽然来自军队，但这种意见刊登在党的喉舌报上，表明是有高层领导人支持这篇文章。

1957年2月27日，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（扩大）上作了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讲话，讲话中，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。这些矛盾可以公诸于众，以讨论、批评、辩论和教育等“民主的方法”加以解决。毛泽东相信，对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，已使知识分子非常忠于党，党可以相信他们，让他们发表旨在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意见。党应号召党外人士，特别是那些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，对党进行批评，提出不同观点，以防止党的机构变得僵硬、迟钝、脱离群众。这实际上是含蓄地肯定了前阶段知识分子们对党的批评意见。3月12日，毛泽东在中宣部发表讲话，再次重申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号召“放手让大家讲意见，使人们敢于说话，敢于批评，敢于争论”。

毛泽东的这些讲话，给当时的社会各界无疑起了壮胆的作用，文艺界更加放开了手脚，开始对党的某些领导方面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。《光明日报》的主编储安平派记者前往一些大城市，组织讨论会，让非党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储安平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整版篇幅刊登这些内容，使之成为一支要求进行政治、文化自由改革的强大力量。储安平在